

记忆

那条长长的胡同

慕国瑞

我的家在山东东部的古城莱州,西距济南600里,东距烟台400里,现在只是烟台管辖的一个县级市,可在漫长的历史上它却声名显赫;春秋在这里建立“过”国,至北魏在此设立光州,管辖着胶东直至现在青州的全部疆土,嗣后朝代更迭,但其地位屹立不变。及至清代更成为登莱青道所在地,统领了山东三分之一的地盘,同时驻有道、府、县三级政权。正因如此,自古即为“渤海之名疆,三齐之巨镇”。

我记事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也不过七八年,古城的轮廓尚在,可说是雄风犹存。莱州城始建于明朝初年,是政府为主、百姓集资共建的,为了抵御寇寇,军民同心把这座城建得既雄伟壮丽又坚固结实,获得了“铁打的莱州”的口碑。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城墙已被挖得七零八落,很像个破牙漏口的老太太了,被剥去砖的地方,能看到一层层夯得实实的芦苇。方圆9华里的护城河却还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河中的芦荻、蒲子欢快地疯长着,河水干净又清凉,微风吹过,荡起层层涟漪,充满了诗意。每逢雨后,河里的青蛙便吵成一片,那不止不休的劲头,真是能吵翻了天。

古城有四个门,南门到北门大约有4华里,构成了一条主街。东门到西门要短一点,也接近4华里,同样构成了一条主街。两条主街在城中心交会,形成了十字路口,俗名就叫大十字口。它的北边不远处就是高高的鼓楼。就在这两条主街上建有73座灰白玉石牌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天下奇观。特别是南北向的这条主街上的牌坊特别密,差不多隔十几米就有一座,这些牌坊有3个门洞的,有5个门洞的,不管是在3个门洞还是5个门洞,那中间的那个洞都是最高和最宽的,我曾看到两辆解放车对开穿过。这些门洞逐次地排列着,贯通在一起,远远看去并没有空隙,就像是一条长长的胡同,显得宁静、雅致、深邃,神秘又引人遐想。牌坊下边是一条线条的大理石铺成的路,路的宽度和牌坊主门洞宽度完全一致,两边是宽宽的石牙子。这条路是张宗昌当山东省督军时为家乡修建的,一块石头时价是一块现大洋,那在当时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也算是他富贵不忘桑梓吧。

我的家就在南护城外河,走三二十步便到南城门的吊桥,吊桥最早是木制的,平日是放下的,可以自由通行,战时则拉起来,一条深深的护城河将敌人阻挡在外边。后来进入热兵器时代,吊桥已失去了当年的作用,已经改成了石砌拱桥,两边是高大的铁栏杆。我小的时候是个老实孩子,并不到处乱跑,但我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吊桥上倚着栏杆,向北看那些牌坊,不,严格地说那时并不知牌坊为何物,真正吸引我的是密密的牌坊下形成的那条长长的胡同。这虽然不是一条真正的胡同,它不过是许多牌坊用自己的身形勾勒出的一一个轮廓。但我却觉得这条胡同比我们村里的胡同宽得多,气派得多,也长得多。我几次想走进去,但都没有这个胆量。

第一个领我走进这条胡同的是我的大爷爷,他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中等微胖的身材,方方的脸庞,黑红的眉毛上留着数尺的胡子,说话、办事、走路都是有板有眼又不紧不慢的样子。他会画画,会扎灯,能弹琴,又喜养花养鸟,常常点着煤油灯一个人在境界汉河边磨墨。他是看着牌坊长大的,对于牌坊的点点滴滴无不了如指掌。

在大爷爷的指点 and 熏陶下,我真是打心里爱上了这些石牌坊。它们的造型气势非凡却又姿态各异。无论是坊上或柱上的题字都是当时名人题写的,或苍劲古拙,或端庄雄厚,或清秀挺拔,风格不一。这些牌坊是我最早的启蒙识字板,大爷爷常常用拐棍指点着我认字,什么“东莱三凤”、“解元进士”、“四世三台”等等,都是从那里学来的。

真正让我喜欢的是牌坊上的那些浮雕,除去那刻字部分,额坊、花板与柱座、抱柱上都刻有动物花卉,有狮子、蝙蝠、番莲、莲花、牡丹几何图案等,在柱座、抱柱、坊顶等地方还刻有云纹、几何纹等象征祥瑞、吉庆、富贵、荣华的图案。我常常在这些雕刻前久久站立,那用洁白如玉的大理石雕成的仙鹤、喜鹊展翅欲飞,梅花鹿似在奔跑,那朵朵的荷花、梅花,仿佛能嗅到它们的暗香。还有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有骑马戴花的,有骑马进城的,有两军交战的,我弄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就向大爷爷请教,原来有一个图案就有一个典故,其中有:“状元御街显荣”、“双狮滚绣球”、“太师少师”、“一品清廉”、“一路连科”、“万福流云”、“鹿鹤同春”等等。我们祖孙俩常常是讲的津津有味,听的津津有味,那优美典雅生动的艺术造型,富于哲理、寓意美好的内容,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并成为心中永久的记忆,石牌坊是我认识美的第一个图画本。

随着年龄的增长,大爷爷对每座牌坊给我的讲述也更多更深入了。原来每座牌坊都是一本故事书,每座牌坊都是一个家族、一个人的奋斗史,是一个家族、一个人的英雄榜、光荣榜、表彰榜。它在无声地提醒和激励着当地的学子和百姓努力向前。

一个风清气日的上午,大爷爷要带我去看看莱州城里的当年树起的第一座牌坊,那是景泰二年(1451),城里人毛敏千辛万苦考中举人,便想在城东门里建牌坊。既是纪念父亲对自己的栽培,光耀门第,也有激励自己和后辈努力向前的意思。他冲破当时的重重阻碍,最终建起了牌坊。毛敏立的牌坊对全家人影响巨大,后辈个个奋发向上。他的儿子毛纪在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获第一(解元),二十三年(1487)考中进士,后来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而毛纪的几个儿子也全都做了高官。人们从中间看到了树立牌坊的激励作用,自此为始,有了功名便立牌坊在当地蔚成风气。据记载,明清两朝掖县一地有97人考中进士,在全国遥遥领先。

在我开始读书后,我更打心里爱上了这些牌坊,因为每天上学我都要从这条牌坊组成的胡同下走过,渐渐地我明白了:这是一条艺术的长廊,每一座牌坊都是一座艺术的宝库;这还是一片名人的星空,每座牌坊都是名人闪闪发亮的眼睛,让人心明眼亮;这更是一条真正的历史隧道,摸着一块块石头,就会真实地感受到一片历史的风云。

1956年的春天,我上学必经的那条长长的牌坊胡同中,突然拉上了一条粗粗的绳子,一切行人车辆都不许通过。绳子旁是一干嘈嘈杂杂的人,询问原因,说是砸牌坊了。怕误了上学,我急忙绕道而行。傍晚,我回到家中把这件事告诉了大爷爷,他先是一惊,紧接着就拿起拐杖,拉上我就向城里走去。绳子已经撤掉了,高大的牌坊已被砸得人仰马翻,横七竖八地躺在大道上,断开的石头露着白森森的茬口,零零碎碎的石渣遍地都是。“为什么要砸掉这些牌坊?”我急切地问。他没有回答。当我再问他时,他闭上了眼睛,摇了摇满是白发的头。当我再喊他时,他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夕阳中,我看到两行老泪正在慢慢流下,那个晚上他再没有说话,也没有吃饭。

后来知道,是当时的县房管会花100元钱雇了城关镇五个庄的建筑队拆除的,要用这些石头来建红旗会堂。这种拉绳子的事接连发生,牌坊一座座应声落地。慢慢的,这条由牌坊组成的胡同不再连贯,它变成一段一段的了。远看就像是农村的草房顶上破了一个一个大洞,透进了阳光。也像是一块块茁壮的庄稼,忽然遭遇了一场台风,被刮得七零八落。

在我大爷爷去世前,莱州城里还保留着4座牌坊,那座最高大、雕刻最华丽的“三世天恩坊”也还能文物保留着。人们还能从它遍刻的卷云纹浮雕图案中找到祥瑞,还能从造型雄壮威武的高浮雕及狮滚绣球装饰图案中寻出欢乐,也还能从双鹿奔逸、神采飞动的体态中看到希望。

1966年春末,在高音喇叭的叫声中,在花花绿绿的传单飞舞中,耸立了几百年的牌坊成了被攻击的目标,有的人在上面贴上了砸烂封、资、修的大标语,有的人围在牌坊前召开声讨会。在一个阳光强烈的中午,城里拥来了一群风风火火的人,他们个个手里拿着锤子或斧头,在口号和锣鼓声中,争先恐后地动手砸去牌坊上的浮雕,大街上顿时响起一片乒乒乓乓的敲击声,大家不怕石砸飞,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为了表达革命的热情,凡是翘脚能够着的地方,浮雕都砸光了。莱州城里开始不断响起大石块落地的声音,那声音好响,像是大炮在轰鸣。那声音又好笑,传到耳中,就像是刀子插在我心上。

我站在一片碎石间,阵阵风吹过,没有了那条胡同的街道显得异常空旷,空旷得让人发虚,好在大爷爷已驾鹤西去,否则一定会急得捶胸顿足,老泪纵横了吧。忽然,眼前一亮,我发现一块碎石上有一只完整的蝙蝠雕刻图案,我抢前一步,把它紧紧地抓在手里,又轻轻地贴在了胸前,我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每当看到它,我就会想起大爷爷带我走过那条胡同时的美好时光,就会想起一个动人的故事,更会想到那一个个催人奋进的名字……

生活质感

曾经的师傅

口要力石

人生如同一次长途旅行,你会在车上遇到不同的人,后来这些人陆续下车,你将继续你的旅程。

像我这样阅历并不十分丰富的人,在人生这趟车上遇到与我过从甚密的人,也要有几十位之多,其中就有我师曾经而且仅有的两位师傅。

师傅一词,广义为尊称,在北京同路,先叫上一声“师傅”更显礼貌。狭义则指工厂中具有师徒关系的师傅。我当年作为知青进城进了一家钢铁厂机务段当火车司炉,有缘结识了两位师傅——而且必须是两位,一位正司机,一位副司机,我们朝夕相处了几百个日夜。

正司机姓张,副司机姓苏,都是先后从农村进城做工,只不过,张师傅年纪大,资历老,据说是从朱各庄水库调来的。两人年龄、阅历不同,张师傅身上职业工人的气质更明显,苏师傅身上还时不时表现出农民的朴实和心计。

他们来自同一县,即武松和潘金莲的老家。据说潘金莲是县城东五里黄金庄村人氏,武松是县城东三里路的孔宋庄人氏,两人其实只相距两里地,傍晚散步应该能碰上。当然,我只听两位师傅多次谈及与武松同乡,绝口不提潘姓女子。

机务段的工作是辛苦的,白班夜班两班倒,每个班连续工作12个小时。作为火车司炉,我的任务是为火车提供动力支持,即把车头煤箱的煤炭一锹一锹地填到炉膛中。那锹大得吓人,比大脸盆还大,一锹煤足足20公斤。我那时20多岁,一顿可以吃下三四个馒头。干起活来也不含糊。把煤铲到炉膛,以180度左旋弧线,迅即扭身,与此同时,左脚踩下风动开门踏板,只听炉门咣当一声打开,风助火势,巨兽似的火舌瞬间将煤卷进炉膛。司炉的专业性在于,要在煤进入炉膛一刹那,以精准角度,使锹上的煤高速到达煤炭炭乏的指定位置。

到了盛夏,司机室高温难挨,三师徒汗如雨下,工作服水洗过一般。张师傅让我去运输部领雪糕,我提着壶跑去了。一回车上,我们来不及吮吸,直接嘍喇地嚼。几分钟后,我感觉从牙齿到口腔已失去味觉和触觉。多年后,我在河北大学医务室为拔牙打麻药,突然感觉在重火车上吃冰糕的经历。那时年轻,胃也皮实,这么一大堆冰块入肚,竟然没事。张师傅到底年长几岁,吃多了会闹肚子。

真正难熬的是夜班,劳累、困乏,止不住打盹儿,实在忍受不了时,我便使出独家神功,把巴掌宽的木板架在两只铁桶上,一条腿蜷着地躺下,随车头一晃一晃地入梦,巨大的蒸汽火车成为我的摇篮。张师傅并不理会这些,他需要集中精力开车。苏师傅则体谅地让出他的副司机位置,由我负责瞭望,他来做司炉。而我知道,这有违操作规程。

恢复高考后,我利用倒班的闲暇温习功课。有一天傍晚要接班时,苏师傅跑来兴奋地向我喊:“有好消息

了,中榜了!”他的手里攥着装有高考录取通知书的牛皮信封,封皮上蹭有油污。他真心为徒弟高兴。他曾对我说:“你是有知识的人,早晚会上班,这活儿多脏多累呀,不适合你。”离开机务段之前,我又工作了几个月。两位师傅对我的关心中,已包含几分留恋。有好几次,我困乏无比,躺在木板上就睡了。等火车的咣当声惊醒我,迷离睡眼中,我看到师傅在替我填煤的身影。

张师傅和苏师傅是性格迥异的两个男人,张师傅性情粗犷,心里藏不住事,而且嗓门特大,声音嘶哑。我亲眼看到他为交接班的事与值班员高声争吵,但他常以玩笑结束话题,绝不会撕破脸。他深谙人情世故,不把事情弄僵。苏师傅身材魁梧,相貌英俊,但心细如丝。人的身材与性格有一种奇怪的反差,身材高大的男人的身材与性格却有一种奇怪的反差,身材高大的男人往往细致。苏师傅话并不多,语气温和,说活出来总带着几分诙谐,用张师傅的话说这属“蔫儿坏”。

我刚做工时缺少经验,丢三落四,给锅炉上水常常外溢,放气排水时忘记留化水器。张师傅会直接批评我:“你怎么回事?这么简单还记不住。”并不耐心教我。每逢这时,苏师傅会不声不响地帮我纠正,亲自做示范,甚至替代我去做。在这种氛围中干活,我乐得自在。他们从心里关心我、善待我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原因,虽说我只是一个回城高中生,因为喜欢写作,常在厂报和广播站发表诗文,段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板报都由我来办。在师傅眼里,我是秀才甚至是知识分子,他们关照我,出自对文化人的尊重。

有一段时间,高考复习功课用眼过度,我眼睛变得近视,看东西时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有一天,我替苏师傅在车窗瞭望,车头拐过一个弯道后,看到不远处有红灯在晃,果断地大喊:“红灯!停车!”张师傅以为情况紧急,猛地使用了大闸刹,火车头吨吨一声减速,车轮与钢轨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列车停稳后,我忽然意识到,因为眼睛近视,错把一位信号工穿的红背心当成红色信号灯了。向来脾气急躁的张师傅反而劝我:“没事,总比看不到红灯,刹不住车强吧。”我羞愧难当。

说起来后怕,我们师徒三人经历过一次与死神擦肩的重大事故。那是一个白班,我们在一个弯道处维修保养机车。这是台比我年龄大两倍的日本造小火车。正

常交接班是七点半,不知道为什么,接班的三位师傅和一位女焊工竟然提前半小时来了。苏师傅与那位正司机开玩笑:“来得早,我们也不给你们发工钱呀!”那位漂亮的女焊工是我父亲同事的女儿,我经过她时叫了声“晓红”,她冲我笑笑,脸颊依然是晚霞似的绯红。

回到机务段,我刚走进值班室隔壁的洗澡池,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从窗外望去,只见小火车头停车的位置上空升起一股黄烟。坏了,出大事了!后来得知,下一班的四位师傅正在车头干活,突然有一辆车头因错入道岔沿同一条车轨驶来,撞上小火车头,车上的人顿时人仰马翻,车头下做检查的正司机大腿被轧断,晓红为此失去四根肋骨,从此我再没见过她上班。她今后的命运可想而知。3个月后,运输部开大会,车务段那位搬道岔的信号工被捕入狱,判了3年。

机务段本是穿着油包工作服的清一色大老爷们,有一天在值班室最东侧的一间锅炉水化验室,却出现了两位如花似玉的女化验员。年龄大的已婚,丰满性感,偶尔到我们车头取样时,苏师傅会开几句我似懂非懂的玩笑。那位年轻的娇小白皙,笑容清脆。我那时也是青春年华,可惜不敢有什么奢望。每次她们来取样时,云蒸霞蔚,天清气朗,师徒三人顿添无限豪情。

高考让我离开了生产第一线,离开了做学徒工两年多的机务段,离开了上游295号蒸汽火车头,离开了与我有着深厚情谊的两位师傅。我成了一名记者。那段产业工人的生活成为磨砺我体魄和意志的经历。而我的那些师傅,他们仍会在被煤堆包围的机务段值班室兼休息室,坐在用钢筋焊接、用黑木框做成的凳子上,围着火炉,煮着自带的面条和荷包蛋,伴着轰隆作响的火车头,年复一年,直至退休。

苦于多年与家人两地生活,张师傅还是舍弃了城市,离开了机务段,那时他只有四十来岁。听说苏师傅也换了一个部门,好像是在三产公司当了经理。他是那种机智男人,如果文化程度再高些,应该有的作为。

岁月匆匆,我依然怀念两位真诚待我的师傅,怀念那些淳朴本色、靠甩膀子丢汗珠子吃饭的工友。

多年来,始终有一样东西被我视若珍宝。这是一块用高强度玻璃制成的火车水表,当初从295号机车更换下来时,张师傅对我说了句“拿你家玩吧”,我不经意地拿回家,送给父亲练书法做镇尺。如今,父亲已离开我十多个年头了,这块水表镇尺又回到我手中。它是我对机务段生活的惟一纪念物。

当然,还有一个遗憾值得一提。当初张师傅抽烟时每每送我一支,我也像模像样地吸两口。有一天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总是送烟给我?他笑着说:“在培养你呀,等你学会了,自己买烟,师傅就不就有高档烟抽了吗?”可惜我至今没学会抽烟,也自然没送过他。

在一个礼尚往来的国度,我为什么竟没想起送他哪怕一盒香烟呢?

我之见

多少恨 都分赴清寒

口林纾英

诗人多灵心善感,往往以情累身。又诗以抒怀为主,故诗人皆深于哀乐。缪钊把深陷哀乐中的诗人分为两种:一为入而能出,一为往而不返。入而能出者,虽深于哀乐而不滞,善感亦善自遣。往而不返者,沉湎深曲,每日困守愁城,黯然至灵魂蚀骨,最终魂飞魄散!

冯小青当皇后者,作为诗人,她的悲剧在于人而不能出,执而不能返。

潘光旦早在1927年,就曾针对中国的家庭问题做过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文化水平越高的,对婚姻的浪漫与激情要求越高。这在调查者看来,“实为一绝不幸之事实”,“惟理想可无,健全之目的则不可无”。按照潘氏理论,冯小青的悲剧在于她对生活过于理想化,对浪漫爱情极端的推崇,以致自焚于虚妄的自恋中。冯小青在正史上并无记载,只偶见于诸于文艺作品中。冯小青生于宦官人家,其父亲曾任广陵太守,可谓位高爵显。小青自小聪颖伶俐,貌美优雅,深得父母宠爱。其母亲是位饱读诗书的大家闺秀,精于笔墨丹青。对于聪慧的小青,母亲寄望颇重,自幼对其言传身教,悉心培育,期她才貌双全,担领一代女史之盛名。

在小青10岁的时候,太守府中来了位化缘尼姑,对小青留下一句话:“此女早慧命薄,愿乞作弟子;倘不忍割舍,万勿让她读书识字,也许还可有三十年阳寿!”她的母亲不悦此言,也没有过于在意,此后的日子里,对独女小青依然不遗余力地悉心调教,聪慧的小青不负母望,很快出落成远近闻名的才女、美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能。

可惜好景不长。建文四年,燕王朱棣借“靖难”之名夺得了建文帝的皇位,冯小青的父亲作为朝廷重臣,在朱棣攻打南京时,带兵与之对抗。朱棣事成后,冯家被诛九族,小青因为当时正投亲,侥幸躲过诛杀,事后随远房亲戚冯夫人流落到了杭州。

在杭州,风姿绰约、才艺超绝的小青邂逅了富家公子冯通,儒雅风流的冯生颇会讨人欢心,两人感情渐笃,只是冯生彼时已有家室。

志趣高洁、怀瑾握瑜的冯小青,对与人做小、自然心有不甘,只是此已非彼时,生活无着、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小青,难以计较太多,她无奈地接受现实,愿嫁冯通为妾。走进了冯家大门,小青的人生就迈向了末路。婚姻初结,小青以才能随侍酬答,悉出使表,因貌素娴仪则,举止言行尽得风流态,使冯通深深迷恋,日甚一日。这样自然为日受丈夫冷落的正室崔氏所不容。此后,她施尽手段,对小青百般凌辱,肆意刁难。冯通生就懦弱,又悻于崔氏家门势力,对崔氏加之于小青的种种手段,冯生不敢违意地说出半个不字。此后,行止受限的冯通很少再走近小青,即便偶尔有行,也不敢明目张胆与其言欢。

面对这样的生活,小青很无奈,苦闷。本就地心孤高的小青,每日枯灯孤坐,愁心欲碎。在百无聊赖中,她把情感转移到汤显祖的《牡丹亭》剧本中,并随剧情时喜时叹,或啼或笑,对其荒谬的还魂情节深信不疑。她对杜丽娘之魂重生悠然神往,对自己的

处境愈发感叹:“天哪,若都许死后自寻佳偶,岂惜留薄命,活作羸囚?”沉湎日深,最终致使她把身心彻底地嵌入了戏中,自觉地做了书中那些悲剧女性角色,与其哀怨怜叹,随喜随悲: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如我,岂独伤心是小青。垂帘只愁好景少,卷帘又怕风线绕;帘卷帘垂垂事难,不情不绪难惟晓!雪意闲云云不流,旧云正压新云头;来颠颠笔落窗外,松风秀处当我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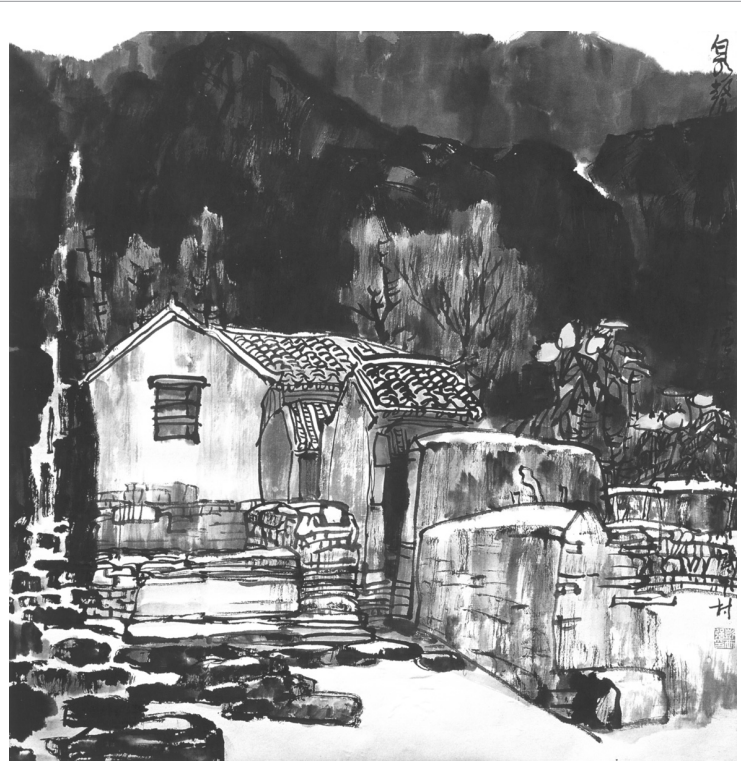
大妇崔氏为了彻底断绝小青与冯通的恩义,将小青送到西湖孤山的一座别墅中,相伴她的只一年老女仆,再无人踪。在孤山,虽然供应不缺,她却与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实际上被变相囚禁在了西湖孤岛上。复杂难鸣的心思久久缠绕,深怨沉忧,犹春蚕作茧,愈缚愈牢,牢不可脱。小青的性格变得日渐孤僻,做出的举动也超乎常人。每日里,她将自己精心地梳洗打扮,潜潜地来到湖边,面对着清澈的湖水痴痴地、久久地发呆,且郁郁自语: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度影自临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小青住所不远处就是宋代处士林和靖曾隐居之所,那里,有他植下的大片梅林。眼前已不是梅开季节,居士也随时空远逝,目之所接,已物是人非。念及双亲逝去,夫妻恩情不再,自己被软禁于西湖孤岛,情景几为阶下囚。触及前酸,唤动小青许多情肠: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乡心不畏两峰高,昨夜慈亲入梦遥;说是浙江潮有信,浙潮争似广陵潮。

孤山上,人影相吊,郁郁寡欢的小青,终日愁致病。她拒绝请医为其延治,随着病情的加重,小青的心越来越坦然,越从容: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滴杨枝水,化作人因并蒂莲。她期待死亡来临,希望以此肉体肉体的寂灭换取来世精神的解放和追求爱情的自由。小青此时此际终于领悟了10岁那年僧尼于她“寿不过三十”一语。她预感到了自己留在世上的时间不会太久,遣仆重金延请画师为自己作了一幅画像,画中的她姿容绝世,波光欲转,妆以淡粉,人带憨态,惹她无尽的爱恋。她恋上水中自己的影子,恋上凄凄婉婉的画中人。白天,她坚持着去湖边面对水中那袅娜的情影,夜里则与画像中婉弱的小青泪眼相看。

素弦声断,娉婷碎委,在小青18岁的花季。朦胧的西湖秋水,永远怀着她的芳菲凄凄,在低沉的阴霾中谛听她最后的忏悔: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墨里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零零清凉界。原不是鸳鸯一派,休算作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著彩又执双裙带。

湖山此地曾埋玉,花月其人可铸金。今夜昏灯下,走不出小青的我,伏案一曲,隔世知音,与青应和,慰青诗魂:款曲就心灯,泪涓恨不鸣。自伤孤月影,更伤九天情。揽镜怜娇媚,临阶忆落英。从今宁玉碎,秋语作蝉声。



泉声(油彩) 彭世强作

原上草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47期

悬空寺(外一首)

口申林

很多年了 惟有你悬挂在我黑色的长夜里 如果再来晋地 我不会再去看你 1500多年的时光之索 缠绕在我盘根错节的灵魂里 打成一个无语之结 心灵上日夜闪亮

很久没有与现实和历史对酌了 你只是在别人的操纵中 努力寻找浮华的神话 而我的悬空寺 不管是否会有人想起 依然清静地站着

沙棘

沙棘 我最大的收获 是找到一把沙棘的种子 我用面食充分滋养心田 尝试种植自己的树林 在我的灵魂里 痴想它为多病的土壤 疗疾 用它必须和健壮的身体 固水封土 用它挺直的躯干 支撑着我疼痛的脊椎 在残酷而脆弱的现实中 耐寒耐旱耐瘠薄 还能站立多久呢

几天前 喧嚣的节气中 我走在红地毯上 走在金丝装饰的城堡中 喜悦的文字上下雀跃 这一切—— 多么傻 不能坚守自己的位置 还能站立多久呢